

记者 倪自放

悬疑与喜剧的杂糅

南宋绍兴年间,岳飞死后四年,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。会谈前夜,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,所携密信不翼而飞。小兵张大(沈腾 饰)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(易烊千玺 饰)机缘巧合被裹挟进这巨大阴谋之中,宰相秦桧(雷佳音 饰)命两人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。伴随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,宰相府总管何立(张译 饰)、副总管武义淳(岳云鹏 饰)、舞姬瑶琴(王佳怡 饰)等人卷入局中,一夜之间风云变幻,各方势力暗流涌动。

看影片的剧情介绍,《满江红》悬疑与喜剧的特点就非常明显,这是张艺谋在商业方面的考虑,他执导过喜剧悬疑类的《三枪拍案惊奇》,也执导过谍战类的《悬崖之上》,还执导过身份成谜的《影》,三部影片的手法糅合起来,形成了《满江红》喜剧与悬疑杂糅的风格。

首先说喜剧。看到沈腾与岳云鹏这样的演员阵容,你就知道张艺谋这次搞喜剧是认真的,起码在表现形式上喜剧的元素不会少。从沈腾叫易烊千玺三舅,影片的喜剧效果就出来了。岳云鹏稍显克制的贱兮兮的副总管形象,也输出了不少喜剧段子。可以说,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,喜剧的段子还算密集。

再说悬疑。张艺谋早已不是那个被观众指责不会讲故事的导演,电影《归来》之后的张艺谋,故事非常流畅,《满江红》也不例外。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,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。”这样的剧情设置,就是明显的探案剧开头,按照这样的设置,抽丝剥茧,嫌疑人一个个排除,嫌疑人一个个死去,线索不断向前延伸,《满江红》符合大多数悬疑题材作品的故事逻辑,只不过,加上古装,放置在一个“南宋绍兴年间,岳飞死后四年,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”的背景下,为影片表述更为宽广的情怀埋下了伏笔。

喜剧与悲剧的反差

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谈到喜剧的特征,他认为,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,所谓“较差”,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“坏”,而是指丑的一种形式,即可笑性(或滑稽),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,不至于引起痛感的丑陋。亚里士多德最早关于悲剧的定义说,“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,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,获得无害的快感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满江红》里的喜剧是一个外壳,影片的内核依然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悲剧,喜剧与悲剧的反差形成的悲喜交加,在影片中反映得比较明显。

在《满江红》中,沈腾饰演的张大,就是以一个“较差”的小人物的形象出现的,从而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达到喜剧的效果。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,小兵张大成为“背锅”的许多人中的一个,他们被要求抽签领死,张大极尽搞笑能事,胆小怕事的他还是阴错阳差地卷进是非。在随后不断的探案过程中,他表面上不断地被别人侮辱着,展示着“不至于引起痛感的丑陋”。

类似的起到所谓喜剧人物功能的还有岳云鹏饰演的武大人,岳云鹏饰演的这个角色,类似于赵本山在张艺谋前作《三枪拍案惊奇》中饰演的角色。当然,《满江红》在喜剧元素运用、悬疑故事链条构建、影片主旨等诸方面,都是《三枪拍案惊奇》所无法比拟的,岳云鹏饰演的武大人这个角色,相比赵本山在《三枪拍案惊奇》中局限于用语言反差带来喜剧效果,有了更为丰富立体的综合表现,来体现角色“较差”带来的可笑性或滑稽感。比如,武大人的腰刀在影片中接连三次被不同的人物拔走,将武大人在喜剧概念上的“较差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喜剧当然只是《满江红》的外壳之一,当张大将刀捅向刘喜时,影片的悬疑氛围增强的同时,影片的悲剧本色自此开始。随着张大及其同伴联合刺杀秦桧的动机被暴露,一个同伴被杀掉,张大背上的“精忠报国”貌似也要被刮掉时,影片的悲剧氛围越来越浓厚。观众的悲悯与

畏惧之情渐渐升腾,悲悯的是一群小人物的悲惨,畏惧的是他们可能会更惨。随着最后秦桧替身背诵出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全军开始复诵这首词,观众“情感得以净化,获得无害的快感”,一出完整的悲剧故事终于达成。

历史情绪与文学情境

虽然有“南宋绍兴年间,岳飞死后四年,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”这样的背景设置,但《满江红》显然不是一部历史题材影片,没有必要根据影片剧情去考究历史的真伪。但是,在《满江红》中,“南宋、岳飞、秦桧”这些要素外化为一种真实的历史情绪,这种历史情绪与电影的文学情境进行了融合,最终导演通过“全军复诵”岳飞词《满江红》这样仪式感十足的内容,期待实现与观众的共情。

电影《满江红》的所谓历史情绪,关键的要素就是片中人物要完成的“任务”,即岳飞是忠臣,岳飞为奸臣所害,片中要通过秦桧之口传颂岳飞词《满江红》的形式,实现对英雄的致敬。这种历史情绪,之前已经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,包括老百姓的口口相传,形成了“共识”。

将真实的历史与文学情境融合是为历史题材片(剧),将历史情绪与文学情境进行融合是为剧情电影(电视剧)。将历史情绪文学情境化,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。在电影《满江红》中,孙均要秦桧(实际是替身)背诵《满江红》,并要秦桧下令“全军复诵”,于是出现了影片最后阶段的大场景,从一个人,到传令兵,到部分士兵,到全体禁军,一起背诵,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……”用影迷的话说,这样的场面很燃,也很容易让观众共情。可以说,通过电影的大场面让观众共情,张艺谋是擅长的,这样的方式虽说有些“直给”,但结合剧情,情到深处,这样的大场面管用。

豫剧的奇思与潦草

在这个悬疑故事的推进过程中,豫剧的运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,却成为本片最大的一个败笔。不是说这样一个以南宋背景的故事不需要豫剧,非常需要,但张艺谋对这个背景的运用显得用心不够,让豫剧腔调与整部影片略显得“隔”了,这本来应该是水乳交融的。

中国梆子腔之一的豫剧当然不是起源于宋朝,而是起源于明末,大量流行于清朝初年。《满江红》的故事背景是南宋,当时的文化中心在临安,但是,河南方言在南宋仍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线索,一开始生活在北宋后流落至临安的孟元老,写了著名的《东京梦华录》,代表了南宋京城临安的北宋故人对故国风物的怀念。用河南话标签浓重的豫剧作为背景,对于《满江红》而言是合适的。

只是《满江红》对于豫剧的运用过于潦草了。在《满江红》中,豫剧出现了大约十段,改编自《穆桂英挂帅》《下陈州》等经典豫剧唱段,大多放置在片中过场戏的蒙太奇阶段,伴随着片中人物的快速奔跑,加上慷慨激昂的改良版豫剧段落,这些豫剧段落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安排,有时候会戛然而止,完全根据剧情断开。有报道称,按照导演要求,配乐的方向就是戏曲与摇滚的“混搭”,“要求要有摇滚风格的河南话老戏段落,节奏激烈,声音高亢”。

从影片呈现看,豫剧在《满江红》中确实是快进版摇滚版的豫剧,有点快进版秦腔的味道。这个可以理解,一是张艺谋对于秦腔的熟悉多过豫剧,二是在尚存争议的关于豫剧的起源里说豫剧起源于秦腔,三是根据公开的报道,这个豫剧配乐的主创之一是豫西调板胡琴师。应该说,这样的选择“很张艺谋”。

但是,这“很不豫剧”。作为宋代背景的影片,如果用豫剧作为一种文化标签,用接近开封的豫东调更为合适。《满江红》意在让豫剧唱段成为悬疑故事推进链条中的一环,这个元素本该做得更好,更意味深长,但主创们对这个元素重视程度显然不够,也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,让摇滚版的豫剧元素在片中未起到该起的艺术功能。

(作者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)

